

鹿王

下

[日] 上桥菜穗子 著
杨延峰 译

鹿王



[日] 上桥菜穗子 著
杨延峰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7-4197

SHIKA NO OU (2 KAETTEIKUMONO)

© Nahoko Uehashi 2014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鹿王．下 / (日) 上桥菜穗子著；杨延峰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133-2826-5

I. ①鹿… II. ①上… ②杨…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7911 号

鹿王．下

[日] 上桥菜穗子 著

杨延峰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杜益萍 秦方

装帧设计 徐蕊

内文制作 杨兴艳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22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826-5

定价 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主要登场人物

- 巴恩 故事的主人公。曾作为“独角”战团领袖与东乎瑠帝国作战，因战败被遣送至阿卡法岩盐矿，沦为奴隶。
- 尤娜 巴恩在岩盐矿捡到的小女孩，活泼好动。
- 托玛 住在奥奇地区的青年。受伤无法动弹时被巴恩搭救。
- 奥玛 托玛的父亲。
- 季耶 托玛的母亲。被迫从东乎瑠移居奥奇。
- 豪萨尔 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天才医生。
- 玛可康 豪萨尔的随从。
- 米拉尔 豪萨尔的助手。
- 里穆埃尔 豪萨尔的祖父。医术高超，曾治愈身患绝症的东乎瑠皇妃。
- 托玛索 豪萨尔的姐夫。奥塔瓦深学院生物研究院院长。
- 西卡 托玛索的助手。出身尤卡塔平原的火马族。
- 阿卡法王 阿卡法之王。被东乎瑠征服后，起誓归顺。
- 司米娜 阿卡法王的侄女。东乎瑠权贵与多瑠的妻子。
- 托利姆 阿卡法王的心腹。被称为“阿卡法活字典”。
- 玛尔吉 追踪猎人首领。

纱艾	玛尔吉的女儿。追踪猎人中身怀绝技的女子。
斯奥鲁	“树仙”。住在尤米达森林的老人，能将灵魂寄于渡鸦上。
那多瑠	东乎瑠帝国的皇帝。对救过皇妃性命的里穆埃尔十分信赖。
王幡侯	东乎瑠帝国阿卡法领主。曾得到豪萨尔的救治。
迂多瑠	王幡侯的长子。傲慢强势。
与多瑠	王幡侯的次子。娶了阿卡法王的侄女司米娜为妻。
吕那	王幡领地的祭司医长。

目 录

主要登场人物

第七章 犬王	1
第八章 边疆的子民	47
第九章 活生之光	111
第十章 人体内的森林	157
第十一章 障眼法	203
第十二章 鹿王	293
绿光	341

第七章



犬王

一 女子的怀抱

透过眼睑，巴恩感觉到周围微微有些光亮。他低哼一声，使劲睁开被眼眵粘住的眼睛，首先跃入眼帘的是篝火。火烧得正旺，火星“噼啪噼啪”飞溅作响。

巴恩深吸一口气，发现身体疲倦得厉害。

“你还好吗？”

火堆对面传来一个声音，一个女子坐在一棵倒下来的树上，视线朝向这边。

巴恩注视着那张脸，过了好一阵子，脑海中才渐渐浮现出一个名字：纱艾。他本想张口叫出来，奈何嗓子发不出声音。

纱艾站起身来，伸手从旁边的木头堆里拿了什么东西。她绕过火堆走到巴恩身旁，跪坐下来，手臂轻轻揽过他的脖颈，把一种凉丝丝的东西放到了他的嘴边。

原来是雪，是飘落下来堆积在枯叶上的干净的雪。巴恩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凉丝丝的雪花便在发烧肿胀的嘴里融化开来，连呼吸都变得轻快起来。

“谢谢……”

他用低不可闻的声音道谢，纱艾点点头，半抱着他靠向火源，好让他暖和一些。一个如此瘦弱的女子，摆出这样的姿势，却让人觉得一点也不勉强。

被一个并不熟识的女子抱在怀里，巴恩觉得有些羞赧，但同时又觉得非常暖和，冰冷发硬的身体感觉舒服了不少。

他脑子还有些麻木，身边的一切仿佛都离自己很远。

巴恩注视着眼前火星四溅、烧得正旺的火堆，有些出神地想，这多么像父亲生的火啊。父亲生火很有一套，哪怕是在厚厚的积雪之上，压根找不到适合的地方，他也总能生出旺盛的火灾。

在雪上架起火堆其实是件难事，哪怕刚开始点得着，等雪一化，柴火慢慢濡湿，火就跟着灭了。

这种时候，应该先砍倒一棵桦树。

曾有好几次，父亲都是边说着这句话边在他面前生出火灾。

先砍倒一棵桦树，接着用柴刀在枝叶茂盛的地方砍个缺口，仔细地放入油脂较多的桦树皮来点火。这么一来，整棵树就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生火床。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怕父亲已经教了很多次，但真要自己动手，就没那么简单了。眼前这个人却做得很漂亮。

巴恩想着这些事的时候，脑子里的麻痹感慢慢有些消退，散落在黑暗里的记忆碎片也渐渐聚拢，之前的事逐渐浮上心头。有一瞬，一阵如同针扎般的刺痛从胸口流窜开来。

“尤娜……”巴恩低吟一声，绷紧了身体，“我昏睡多久了？”

“也没多久，现在还是半夜。”纱艾从巴恩身后安静地回答，“你能现在清醒过来，被箭擦伤的肩膀已经没有那么麻痹了吧？”

听她这么一说，巴恩握了握左手，麻痹感确实已经消退了不少。但整

只手还是如同握着棉花一样，绵软无力。他反反复复握了好几回拳头，心底突然升起一丝异样。

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

巴恩眼前浮现出她伫立在悬崖半山腰的身影。

当初在温泉浴场初见的时候，觉得她只不过是普通的游牧人家的女儿。万万没想到，她竟有用火箭射击油松的本领，真是出人意料。而且从刚才她所说的那些话可以判断，她居然还熟知箭毒。

疑虑一点一点涌现出来，在巴恩的胸口躁动。

纱艾的双手从巴恩的腋下围拢过来，支撑在他腹部两侧。巴恩本想出其不意地抓住她的手，但纱艾迅速抽离，反手勒住了他的脖颈。

本以为一个女人没什么力气，她却牢牢锁住了巴恩的关节。

“别轻举妄动，我的戒指里面设有毒针机关。”

巴恩感觉有硬物抵在了后颈上，恐怕就是那个戒指吧。要是稍微使点力，他就可以轻松挣脱当下的牵制，可 he 不想冒险被毒针扎到。

“你……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

喉咙发紧，发声有些困难，但巴恩还是从紧咬的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纱艾低声答道：“我是摩尔发。”

“摩尔发……”

似曾听过。那是一个很久之前听过的名字。巴恩从记忆深处回想着跟这个名字有关的点点滴滴，他低声道：“阿卡法王之网？”

背后传来一声低不可闻的叹息：“正是。”

巴恩的神色蓦然凝重起来，他有些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卡法王的密探，为何要追捕我……”

耳边传来清晰可闻的呼吸声，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声响。

她是不打算回答我了，巴恩想。却在此时听到纱艾低声说：“我收到命令，

来追捕一个在岩盐矿事件中幸存并逃出来的奴隶。”

莫非……应该是吧。两种念头在脑海里交织，不断翻滚。巴恩咬紧了牙关。为了追捕区区一个奴隶，花这么长时间不断搜寻，这实在有些……况且来追的也不是东乎瑠的人，而是摩尔发，这让他觉得有些奇怪。

“为什么……阿卡法王要……追捕我？是为了向东乎瑠皇帝献媚吗？”

“不是。”纱艾低声回答道，“这其中有更复杂的缘由。”

说完这句，不知为何，她又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一片寂静之中，巴恩的脑海里忽然又浮现出另一个疑团，他皱起眉头。“要是想抓住我的话，”他低声道，“为什么没在我中毒倒下的时候将我绑起来呢？”

他稍稍活动了一下身子。

纱艾蓦地松开手腕，从他身边离开了。

女子温热的身体一离开，凉意立即窜入巴恩湿漉漉的后背和脖颈，他不由打了一个哆嗦。

纱艾站在巴恩够不到的地方，俯视着他。她那被篝火照亮的脸上，露出令人惊讶的、深深苦恼的神色。

有那么一瞬，纱艾看着巴恩，有些欲言又止。但她马上又将目光转向别处，朝着树丛深处走去。

她踏在积着薄雪的草丛上的脚步声消失后，周围又重新笼罩在一片深深的死寂中。巴恩有些出神地看着那片沉浸在黑暗里的树丛。不知为何，他的心里泛起一种一败涂地的失落感。

他想扯着嗓子把她叫回来，几乎就要脱口喊出她的名字了，却又握紧拳头忍住了这有些莫名其妙的冲动。

把追捕自己的人重新叫回来，究竟是想做什么？

她可能是去叫同伴了，自己应该乘机逃走——这个念头不断地涌现在

巴恩的脑海里，可他的身体却一动也没动。

要是她真想抓捕自己，那机会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丢下巴恩独自走开，简直就跟告诉他让他逃跑没什么两样。

难不成是觉得巴恩逃不掉吗？或许是吧。她知道巴恩正在寻找尤娜。

这个女子可是以优秀的追踪术而闻名的摩尔发。她或许觉得，即便现在把巴恩丢在这里，要再追上他也并非难事。

就算这样……

巴恩心里依旧留有疑惑——这个女子究竟想干什么？

凌乱的思绪和疑问如同水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浮上他的心头。

阿卡法王受制于东乎瑠的王幡侯，阿卡法岩盐矿已不再归他所有，他应该没有理由再去追捕一个从岩盐矿中逃出来的奴隶。

巴恩是杀了东乎瑠军众武将的独角的首领，大概他们是想抓到他，上交给东乎瑠，以此来证明阿卡法无意造反。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但巴恩依然感觉有些不对劲。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值得摩尔发花这么长时间来追捕的价值。

纱艾苦涩的声音又回响在耳边。“这其中有更加复杂的缘由。”

巴恩皱起眉头来。明明默默背负着什么，却终究没能说出口。巴恩觉得那个女子似乎还在凝视着自己。

为什么要帮我呢？

如果她真的已经追捕自己长达两年，这份辛苦应该并不简单。明明一直追踪的猎物已经毫无抵抗之力，横躺在眼前，为什么她只是坐在断木上，眼看着猎物醒来都没有动手呢？

她给巴恩喂雪的动作、抱着巴恩的样子、注视巴恩的目光……都和她说出口的话完全不相称。

巴恩将手覆在脸上，他依然感觉自己还被看不真切的东西包裹着，如

同被层层丝线缠住，向四面八方撕裂开去。但是却无法看到丝线那一头牵线人的脸。

尤娜……尤娜现在在哪儿？她是在哪里度过这寒冷的漫漫长夜的？她不会害怕得哭了吧？想到这里，巴恩有些坐立不安。

他忽然对假装淳朴却伺机掠走尤娜的纳卡感到深深的厌恶。

为什么他要把那个孩子掠走呢？

他们把自己截留在其他地方，掠走了尤娜，想到那些半仔，巴恩猛地把手掌从脸上拿了下来。

半仔……突然，他的脑海如同被闪电照亮了一般。

阿卡法岩盐矿、幸存下来的自己，还有尤娜、掠走尤娜的纳卡……所有这一切，都跟那些半仔有关。

究竟是谁，又是为了什么要如此捉弄他们，依旧没有答案。但是那些人很有可能并不是想杀了他们。如果是想杀了他们的话，机会有的是。反而是……

巴恩被自己脑海中突然浮现的答案吓了一跳。

我们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我们在那场劫难中没有死去，而是存活了下来。

在一片漆黑的树丛里，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了细细的短促的鸟鸣声。

二 追踪尤娜

树的枝丫依旧笼罩在黑影里，但透过枝丫的缝隙可以看到天空在渐渐发白。天快要亮了。

巴恩叹了口气，抹了一把脸，手掌碰到了胡茬。

差不多该上路了。

昨夜他半梦半醒地没睡踏实，现在头有些沉重，但是身体的麻痹感却基本已经消失了。

究竟还能不能找到纳卡抱着尤娜离开时的足迹呢？雪下到半夜就停了，但恐怕还是会把脚印掩盖掉吧？

巴恩一边想着办法，一边站起身来。把枯叶上的积雪放进嘴里的一瞬间，他忽然又想起了纱艾手指的气味。

那个人是在哪里度过后半夜的呢？

纱艾离开时的脚印还很清晰，明白可见。

要不试试追踪她吧？

如果她和掠走尤娜的人是一伙的，那这些脚印简直就是将巴恩引入圈套的路标，但除此之外，巴恩现在确实没有其他线索。

巴恩绕到火堆另一侧，捡起了劈柴刀。

明知是圈套还要执意前去，他心里有不安，却没有丝毫犹豫。他似乎能听到尤娜在呼喊“爸爸”。

巴恩手握刀柄，用那双猎人般的眼睛仔细留意着草丛，不紧不慢地开始沿着脚印往前走。

没走多久，巴恩就意识到纱艾是故意留下这些清晰可辨的脚印的。她这简直就像是在向他明示：这是个圈套！

莫非纱艾觉得他肯定能察觉到异常，才故意这么做？

巴恩觉得这如同她在问自己：明知道前面是圈套，还要继续追寻尤娜吗？

难道她是在测试自己的决心吗？纱艾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是说她只是在给自己引路？

纱艾的脚印旁边，果不其然出现了男人的脚印，貌似是纳卡的雪地靴留下的。

纱艾果然在追踪纳卡。纱艾是摩尔发的耳目，她找到纳卡可能留下的痕迹后，还特意为后面的巴恩留下了清晰明了的线索。

巴恩察觉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愿意相信纱艾的善良，但他的神色随即又凝重起来。要是自己被这个天真的期待蒙蔽了双眼，很有可能会掉进陷阱。

纱艾在为巴恩引路，引他前往尤娜被带到的地方，这肯定错不了。但她这么做的原因却不得而知。

纳卡的脚印也没有丝毫遮盖的迹象，反而像是盼着被追上来一般，专门踩在那些不容易被雪覆盖的树下，清晰可见。

一路上，纱艾偶尔会用少量箭毒让巴恩昏睡过去，以拉开距离，防止他完全追上来。但又会给他留下一目了然的印记。

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难道是有什么非如此不可的

理由吗？

头两天，巴恩只是一个劲儿地追着脚印走。到了第三天，他停下来打猎，吃了满满一肚子肉，吃饱后身体就暖和了。第四天天快亮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浑身又充满了力气，这才灭了火，继续沿着脚印追起来。

太阳渐渐升起，树木之间清亮明媚的光四散开来。

鸟儿快活地呼朋引伴，在枝头跳跃，细碎的积雪飘落下来。狐狸从灌木丛里窜出来，将山白竹上薄薄的积雪也抖落了。

当明亮的阳光充盈整个树林的时候，纱艾的脚印突然和纳卡分开了。巴恩马上就明白过来，因为他闻到了烟味。

他抬头仔细观察，在树丛深处似乎可以看见什么东西。

帐篷吗？那颜色和树木、草丛非常接近，不易辨认，但保准没错。树丛那边的一定是帐篷，并且不止一两顶。等眼睛适应了光线，巴恩才看清楚那里扎了很多帐篷。

他神色凝重起来。

难道那里就是终点？就是为了把他引到这里来，纳卡才把尤娜掠走的吗？

空气中可以闻到狗的气味，也能听到狗吠声，除此之外还弥漫着烟味，以及很多人忙于晨务的气息。

想要悄无声息地靠近恐怕不行。要是没有猎犬，或许还能想想办法，但现在，哪怕是等到半夜，稍微走近一点也一定会被察觉。

巴恩没有同伴，也没有筹谋的时间。

现在能做的，恐怕只有这一件事了吧。

巴恩屏住呼吸向帐篷走去。

没走多久，就感觉有密集的气息从四周压迫过来，但并非来自于帐篷，

而是森林深处。气息猛地浓烈起来。

那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已经来了吗？

是半仔。那些怪兽又来了。而且，受此影响，巴恩的身体也仿佛要变成野兽一样……

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就马上下定决心，放任身体去顺应那如同波浪一般席卷而来的奇异感觉。

他摒弃言语，摒弃人类之心，与之相应，获得了兽类的视觉、听觉，以及不加思考就行动的身体本能。

有什么东西从鼻腔处一直窜到了头顶，巴恩眼中的风景突然变样了。

他睁开双眼，张开嘴唇，低声嗥叫起来。

半仔们停住了脚步。

不是受命而停，而是突然被吓一跳才停下来的。它们的尾巴低垂着，缩进两股间。只要巴恩一靠近，它们就战战兢兢地往后退。

在色彩消失殆尽、万物的轮廓若隐若现的灰色世界，声响和气味以一种异常分明的存在感压迫而来。而且，天地间布满了肉眼看不见的绵密的、如同用来把脉的丝线一般的东西，将万物都串联在了一起。

当巴恩走近的时候，那看不见的网猛地弯曲变形，压迫着半仔们往后退去。

突然，网上泛起几处小涟漪，巴恩抬起了鼻尖。

是人的气味。

有男人的气味、臭气扑鼻的马匹的气味，但是却看不到马的踪迹。从帐篷那边走过来几个男人，他们手里拿着枪，枪头散发出弥漫全身的、令人厌恶的铁锈味。